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上

附錄

順德簡朝亮述

書序辯

書序非孔子作也。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。蔡氏謂其淺陋。其閒有與經相戾者。繇今攷之。豈不然邪。史記孔子世家云。孔子序書。編次其事。史記三代世表云。孔子因史文次春秋。紀元年。正時日月。蓋其詳哉。至於序尚書。則略無年月。或頗有。然多闕。不可錄。故疑則傳疑。蓋其慎也。此以書序爲孔子作者。非也。漢書藝文志云。書之所起。遠矣。至孔子憲焉。上斷於堯。下訖於秦。凡百篇。而爲之序。言其作意。秦燔書禁學。伏生獨壁藏之。蓋漢志與史記同。從漢

志者謂經與序皆伏生藏之。然伏生大傳言祥桑穀於高宗之訓。與序言大戊者不同。大傳言奄君薄姑。與序言遷奄君於蒲姑者不同。伏生今文康王之誥。合於顧命而同篇。亦與序不同也。論衡云。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。漢北斗七宿也。四七二十八篇。其一北斗矣。故二十九篇。繇是推之。使伏生今文有序。則人皆知尙書百篇。烏有言此象乎。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。伏生藏經。非藏序也。書疏言馬鄭皆云。書序孔子作。劉歆移博士書。亦言孔子序書。蓋皆與史記同。然史記亦有不從書序者。若伊訓。盤庚。高宗彤日。秦誓諸篇。是也。史記云。言六藝者。折中於夫子。如孔子序書。而猶有不可從者乎。西伯戡黎。序稱殷受不稱紂者。

鄭謂史掌書。知其本也。蓋鄭以爲書序之文。史自作之。而孔子修之。今謂孔子作序者。猶修春秋而謂之作也。然史之爲書。皆自序其事於其篇。則書所繇作既明。又可因而爲次矣。豈如詩非序不明。易非序難次者乎。書而又序。若綴旒然。古史不當若斯也。史記漢書。倣之而作序焉。皆未察爾。且二史者。司馬氏。班氏。皆自作之。爲一家言。其序皆相應也。而書序或不應其書。則其序非史之自作矣。今序者。凡六十七序。而書百篇。蓋篇異而序有同。然左傳襄四。年有夏訓。定四年有伯禽。有唐誥。墨子有禹誓。有湯說。大傳有揜誥。史記有大戊。今書序皆無之。蓋書不惟百篇已也。孫氏寶侗既疑之矣。夏以羿浞之禍。國統中絕者。且四

十年少康以其子杼自一成一旅而中興。祀夏配天。不失舊物。爲古來中興之極盛。其臣若靡若。有鬲若。虞思若。女艾者。皆人傑也。襄四年。哀元年。左傳及國語言之皆詳。而序不及少康中興君臣之一人。何哉。齊氏召南。所以據此而疑百篇之序也。揚雄謂書序不如易。而何其未察於此乎。古之爲序者。皆於後編之。若易序卦。詩序。皆然也。釋文云。馬鄭之徒。百篇之序。總爲一卷。書疏云。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。故謙而聚於下。今僞傳以其序分冠諸篇。若毛公之分詩序者。非其舊也。今仍其舊。附錄而辯焉。亦蔡氏之例也。夫書序者。蓋周秦閒經師之一說云爾。然書或亡而序有存。亦辯焉而察其是非。以不違經。可也。其辯而及僞

古文者使不得託於序而爲僞也。

纂音撰。穀音谷。大音太。泥土角反。杆除。

上聲。女音汝。廁音次。冠去聲。

昔在帝堯。聰明文思。光宅天下。將遜于位。讓于虞舜。作堯典。

林氏云。書序自爲一篇。昔在者。篇首起語之辭。書疏引鄭云。書以堯爲始。獨云昔在。使若無先之典。然也。又鄭云。堯尊如故。舜攝其事。此鄭釋序言遜讓者也。然經言欽明文思。而序言聰明文思。經言光被四表。而序言光宅天下。序亦何裨於經乎。易夬象傳云。聞言不信。聰不明也。今經曰明。則聽在其中矣。釋詁云。欽。敬也。堯典首言欽。蓋敬者。書之第一義也。論語言堯舜者。所以推本於脩己以敬也。序言聰而不言欽。可乎。孟子云。堯典曰。放勳乃殛落。蓋自此

而後則言舜在位克終者焉。所以著堯讓天下之得人也。豈惟言其將遜于位已乎。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。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。皆堯典也。僞古文者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非也。

虞舜側微。堯聞之聰明。將使嗣位。歷試諸難。作舜典。

序言側微。卽經言側陋也。堯聞之者。豈惟聰明乎。何不以孝德言乎。中庸言至聖者。固不惟聰明也。舜典今亡。僞古文者。以堯典慎微五典已下爲舜典焉。非也。或曰。舜典不亡。今堯典自帝曰欽哉已上。此序所謂將遜于位。讓于虞舜者也。蓋堯典也。自慎微五典已下。此序所謂將使嗣位。歷試諸難者也。蓋舜典也。大學云。帝典曰。克明俊德。是古

不稱堯典。舜典而統稱帝典也。蓋二典篇同而序異。猶顧  
命分爲康王之誥也。僞古文亦因序而分篇爾。其舜典首  
曰若稽古帝舜已下。凡二十八字。則僞也。今攷孟子云。堯  
典曰。放勳乃殂落。則孟子不稱帝典而稱堯典矣。且稱堯  
典於慎徽五典已下矣。然則舜典非合於堯典矣。逸古文  
之自有舜典也。信哉。書大名疏引鄭舜典序注云。入麓伐  
木。則鄭所見逸古文舜典。非有言伐木者乎。列女傳云。舜  
選於林木。入於大麓。蓋有絲也。尙書古文十六篇。不立學  
官。漢時皆謂之逸。故稱逸古文焉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詩曰。  
行歸于周。萬民所望。服虔注云。逸詩。蓋以毛詩不立故也。  
則逸書可推也。然毛詩雖逸。今幸存焉。晉永嘉之亂。而逸



書皆亡矣。是今無絲而見逸古文也。今所見者。則東晉僞古文爾。序與敘通。孟子趙注云。孟子時。尙書凡百二十篇。逸書有舜典之敘。亡失其文。孟子諸所言舜事。皆堯典及逸書所載。蓋堯典所載者。若孟子言堯老舜攝也。逸書所載者。自承其上文而言。則逸書舜典所載也。然逸書舜典。鄭猶見之。而趙說謂其亡失者。非也。此未攷乎逸古文爾。孟子趙注所引者。皆今文也。其所謂尙書凡百二十篇者。据書緯言之爾。孟子諸所言舜事。有不稱書曰者。有稱書曰不稱篇名者。如趙說。既不見逸書。何以知其所載乎。

帝釐下土。方設居方。別生分類。作汨作九共九篇。橐飶。汨工。忽反。音骨。

共音恭。橐與橘同。飶於庶反。

釋文引馬云。釐理也。釋文云。下土絕句。一讀至方字絕句。今攷詩長發云。洪水芒芒。禹敷下土方。此一讀所繇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易未濟象傳云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今言方設居方者。善於其方而設所居之方也。別生分類。所以居方也。釋詁云。澗。治也。郭注云。書序作汨。周語云。汨越九原。宅居九隩。蓋序與之同。楚辭云。不任汨鴻。王逸注云。汨。治也。說文云。汨。治水也。或曰。汨作者蓋治水而有所爲歟。釋文引馬云。共。澗也。今攷詩長發云。受小共大共。爲下國駿厖。毛傳云。共。澗也。或曰。九共者蓋水土既平。下國小大之澗有九共歟。故大傳云。九共以諸侯來朝。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。人民好惡。爲之貢賦政教。書曰。

予辯下土。使民平平。使民無敖。此所謂共廩也。今詳逸文。  
劉氏敞云。九共九邱也。蓋以邱無芻阜。古文與共近焉。今  
以大傳言之。奚其破字爲也。或曰。稟者以其枯槁而槁之  
也。周官稟人云。掌共外內朝宄食者之食。若饗耆老。孤子  
士庶子。共其食。周官注云。稟讀爲槁師之槁。其義也。蓋治  
水功成。當槁食而稟飫歟。此殆皆治水後之書。故十一篇  
而序同。書堯典疏引鄭云。汨作逸。九共九篇逸。稟飫亡。厯

江反平平婢絲  
反宄而隴反

皋陶矢厥謨。禹成厥功。帝舜申之。作大禹。皋陶謨棄稷。

釋詁云。矢陳也。申重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大禹謨逸。今僞古文  
大禹謨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僞者又竄棄爲益。而以皋陶謨

帝曰來禹已下爲益稷焉。則以其言暨益暨稷者而竄之爾。書疏於益稷云。馬鄭王所据書序。此篇名棄稷。又合此篇於皋陶謨。謂其別有棄稷之篇。繇疏言之。何其不於此而加察乎。序言帝舜申之者。此殆舜令棄稷申大禹皋陶謨也。故三篇而序同。蓋逸古文棄稷篇。揚雄得見之矣。揚雄灑言云。或問忠言嘉謨。曰。言合稷契之謂忠。謨合皋陶之謂嘉。若益稷篇。則稷無一言。揚雄何以稱稷之言乎。此閻氏所以辯之也。孔氏於詩齊譜疏引弼成五服者。稱曰皋陶謨。而於書疏則從益稷之稱。而斥馬鄭王爲妄說。其不矛盾之甚乎。此王氏鳴盛所以辯之也。或疑棄者周之祖。周人錄書。奚不諱歟。此曲禮所謂詩書不諱。臨文不諱。

者也。自堯典而至棄稷。皆虞書之序也。書疏引鄭書贊云。虞夏書二十篇。商書四十篇。周書四十篇。三科之條。五家之敘。蓋鄭從大傳兼稱虞夏而言之也。虞以受之唐者傳之夏。逮乎商周。所謂五家也。而統之曰虞夏書。別之曰商書。曰周書。是五家而三科也。故論衡言唐虞夏殷周之號。而曰其喪五家大矣。今不稱虞夏書者。以古無兼稱也。詳虞書大名疏。

禹別九州。隨山濬川。任土作貢。

任而鳩反

書疏引鄭云。任土。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也。周官云。載師掌任土之禮。以物地事。授地職。而待其政令。繇是推之。任土者。悉禹貢一篇之義矣。序曰。任土。蓋二字句也。以序上

下文求之。於文未適也。段氏疑其下有作禹貢之文。將曰。任土作貢。作禹貢。亦於文未適也。釋文云。貢或作饋。饒口交反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。作甘誓。

經曰。大戰于甘。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。蔡氏云。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。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。春秋桓王失政。與鄭戰于繡葛。猶書王伐鄭。不曰與戰者。以存天下之防也。以啓之賢。征有扈之無道。征伐自天子出也。序曰與戰。若敵國者。何哉。孰謂書序爲孔子作乎。編音須

大康失邦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作五子之歌。大音太

史記云。夏后帝啓崩。子帝大康立。帝大康失國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作五子之歌。蓋從序也。釋文引馬云。須。止也。此

釋詁義也。書堯典疏引鄭云。避亂于洛汭。蓋鄭言五子所須之故也。又鄭云。五子之歌逸。今僞古文五子之歌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楚語云。堯有丹朱。舜有商均。啓有五觀。韋注云。五觀。啓子。大康昆弟也。觀。洛汭之地。書序曰。大康失國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傳曰。夏有觀扈。蓋韋据昭元年左傳也。王符潛夫論云。夏后啓子。大康仲康更立。兄弟五人。皆有昏德。不堪帝事。降須洛汭。是謂五觀。蓋亦据楚語焉。而皆据逸書五子之歌者也。五觀者。墨子所稱武觀也。漢志東郡畔觀縣。此以五子之亂而名也。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也。楚辭云。啓九辯與九歌兮。夏康娛以自縱。不顧難以圖後兮。五子用失乎家巷。王逸注云。夏康啓子。大康也。引

此序而說之。則云。此逸篇也。是也。詩既醉云。其類維何。室家之壺。君子萬年。永錫祚允。釋宮云。宮中衛謂之壺。衛與巷通。蓋家巷則宜永守矣。須于洛汭者。失乎家巷也。王逸注云。卒以失國。兄弟五人。家居閭巷。非也。周書嘗麥篇云。其在啓之五子。忘伯禹之命。假國無正。用胥興作亂。遂凶厥國。皇天哀禹。賜以彭壽。思正夏略。今攷釋詁云。胥相也。周書以五子非一人。故曰胥興焉。竹書紀年云。帝啓十一年。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。十五年。武觀以西河叛。彭伯壽帥師征西河。武觀來歸。此紀年亦襲而爲之爾。段氏據之。以爲五子非五人也。武卽五也。季子則一人也。蓋以武者五之聲近也。孫氏云。其曰季子。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。然



序不曰兄弟五人乎。周書言五子胥與作亂矣。豈一人乎。左傳斟灌。史記夏本紀作斟氏戈氏。鄭禹貢注。和讀曰桓。段氏以此例之。謂歌卽觀也。蓋地名之歌者往觀也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。是不然矣。皋陶謨有詩歌。鴻範敷言亦詩歌也。古者詩歌未及商。頌周詩之多。故史書其詩歌之事。而詩亦列於書矣。猶後世言詩言賦。而古則賦在詩中也。五子之歌。蓋作歌刺五子者。僞古文以爲五子自作歌。非也。墨子引武觀之文。皆有韻焉。是所謂五子之歌也。今

詳逸文。

更平聲難去聲  
音闕音鍼

羲和湎淫。廢時亂日。允往征之。作允征。

潘音  
緬

堯典云。乃命羲和。欽若昊天。麻象日月星辰。敬授民時。蓋

義和者。司時日之官也。至夏猶世其職焉。義和。王朝之官。序言往征之者。蓋義和以洒淫之故。將在其國歟。將在其采邑歟。史記夏本紀錄此序者。謂爲帝中康時。蓋史遷從孔安國問。而見古文者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允。臣名。書疏引鄭云。允。征。逸。今僞古文允。征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僞古文云。允侯。僞傳云。允國之君。皆妄也。夫以允爲國名。而序錄焉。則當言允侯往征之矣。不當言允往征之也。序言若斯。則以允爲臣名故也。自禹貢而至允征。皆夏書之序也。音仲

自契至于成湯。八遷。湯始居亳。從先王居。作帝告釐沃。

周語云。元王勤商。十有四世而興。蓋元王者。契也。十有四

世者湯也。史記殷本紀云。契封於商。今陝西商州也。列女傳云。契母簡狄者。有娥氏之長女也。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。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。簡狄得而含之。誤而吞之。遂生契焉。契長。堯使爲司徒。封之於亳。蓋商有亳稱也。此始遷也。夫契生長於有娥氏之國。則有娥其始居矣。山海經云。大荒之隅。有山而不合。名曰不周。淮南子云。有娥在不周之北。此不足據也。史記云。桀敗於有娥之虛。蓋其近安邑者歟。契封於商。自有娥遷而就之。蓋與詩言后稷之封。所謂卽有郤家室者不同。今以殷之子孫而言商亳也。自先王之國言之。則曰始封。自先王之居言之。則曰始遷。宜也。商亳爲始封。雖屢遷而仍故稱焉。示不忘本也。列女傳

所以謂其後世世居亳也。水經渭水注云。巒都城北。故蕃  
邑。殷契之所居。世本曰。契居蕃。今陝西同州府華州也。此  
再遷也。荀子云。契元王生昭明。居于砥石。遷于商。今砥石  
不詳其地矣。蓋自蕃而遷之。既而又遷于商。此三遷四遷  
也。書疏稱世本云。昭明居砥石。猶略焉。殷本紀云。昭明卒。  
子相土立。襄九年左傳云。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。相  
土因之。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。此五遷也。迨其後。當有  
自商邱而又遷于商者。商有亳稱。湯因之。則居亳矣。此六  
遷也。其六遷何以知非湯乎。蓋盤庚言五遷者。而湯有其  
二焉。湯之遷。豈不爲次七次八乎。故曰。湯始居亳。從先王  
居。亳者商也。先王者契元王也。商亳元王之所封也。湯居

商亳則因前人之遷爾。居亳自先王始也。非自湯始也。言湯始居者。自湯言之。且對其後湯之終遷者言之。湯自商亳而遷于商邱。亦稱亳焉。孟子所以言湯居亳與葛爲鄰也。此七遷也。盤庚序言亳殷者。盤庚所謂先王適于山也。湯自商邱而遷之也。亦稱亳焉。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。此八遷也。而溯湯之始。始乎居亳。則從先王封商之居矣。蓋故亳也。稱契爲先王者。猶周語稱昔我先王世后稷也。史記云。湯起于亳。在西方。其商亳之謂乎。詩元鳥疏引中候格子命云。天乙在亳。東觀于洛。天乙者湯也。此緯文亦襲而爲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亳。今河南偃師縣。有湯亭。此鄭以湯始居亳者爲居偃師也。失之矣。詳盤庚及立政疏。或

曰。帝告者。始猶詩之帝謂也。釐理也。其猶汨作序。所謂釐下土者歟。沃如魯語沃土之沃。蓋理之使爲沃也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井衍沃。其斯以釐之者歟。詩元鳥云。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。正域彼四方。將在斯歟。故帝告釐沃。一篇而序同。在湯征諸篇之前。始其義也。僞傳云。契父帝嚳。都亳。湯自商邱遷焉。故曰。從先王居。非也。大戴禮帝繫篇云。帝嚳次妣。有娥氏之女也。曰簡狄。產契。此傳之所據也。今攷詩長發云。有娥方將。帝立子生商。詩元鳥云。天命元鳥。降而生商。絲詩言之。安所謂契父帝嚳者乎。列女傳引詩言之。而不言帝嚳也。信矣。詳君奭配天疏。及僞大誓篇。史記云。顓頊崩。高辛立。是爲帝嚳。漢志。東郡濮陽縣。故帝

邱顛項虛。今在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北。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戶鄉。殷商所都。蓋不言偃師爲帝嚳虛也。漢偃師縣今隸河南府者是也。虛與墟通。括地志云偃師本帝嚳墟。此與僞傳說同。史記集解引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。或曰此偃師近其地也。然序言從先王居者言其地同。非近之而已。况冢所在。豈必居所在乎。舜葬蒼梧。非居所在矣。告史記作誥。蓋古通也。索隱云一作佶。孫氏云告與嚳通。漢書古今人表作佶。蓋以爲帝告卽先王也。非也。僞傳云告來居。書疏云或當告帝嚳也。然則帝告爲告帝乎。於文未適也。史記無釐沃。其以帝告釐沃爲一篇歟。大傳引帝告者。今詳逸文。書疏引鄭云帝告亡。釐沃亡。

音砥

厥閭音邊  
城音成

湯征諸侯。葛伯不祀。湯始征之。作湯征。

史記從此序焉。而錄湯征之辭。今詳逸文。孟子云。湯居亳。與葛爲鄰。葛伯放而不祀。湯使人問之。曰。何爲不祀。曰。無以供犧牲也。湯使遺之牛羊。葛伯食之。又不以祀。湯又使人問之。曰。何爲不祀。曰。無以供粢盛也。湯使亳衆往爲之耕。老弱饋食。葛伯率其民。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。不授者殺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。書曰。葛伯仇餉。此之謂也。又云。湯始征。自葛載。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東面而征。西夷怨。南面而征。北狄怨。曰。奚爲後我。又云。書曰。徯我后。后來其無罰。繇是言之。亳與葛鄰。亳者商邱也。詳湯誓。



疏。鄭帝告序注以亳爲偃師。江氏執之。而反疑孟子往耕之說不亦惑乎。孟子趙注云。葛夏諸侯嬴姓之國也。又云。載始也。其於所引書皆以爲逸篇。書疏引鄭云。湯征亡。遣李反盛平聲往爲之爲去聲要平聲唯

伊尹去亳適夏。旣醜有夏。復歸于亳。入自北門。乃遇汝鳩。汝方。作汝鳩。汝方。

湯未伐夏。亳者商邱也。醜者醜其無道也。孫子云。商之興也。伊摯在夏。蓋以爲用閒也。是不知大聖人之心矣。豈其然乎。孟子云。五就湯。五就桀者。伊尹也。趙注云。伊尹爲湯見貢於桀。不用而歸湯。繇趙言之。此明古義以言大聖人者也。禮射義云。古者天子之制。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。故

伊尹適夏焉。大傳云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。三年一貢土。一適謂之攸好德。再適謂之賢賢。三適謂之有功。其義也。亭古通薄。大傳云。夏人歌曰。盍歸乎薄。薄亦大矣。伊尹退而閒居。深聽樂聲。更曰。覺兮較兮。吾大命格兮。去不善而就善。何不樂兮。蓋所以適夏而復歸也。大傳注云。覺兮謂先知者。較兮謂直道者。格至也。吾謂桀也是也。遇者詩所謂邂逅相遇也。汝與女通。哀元年左傳云。使女艾謀澆。蓋汝者夏之官族也。方。史記作房。書疏引鄭云。汝鳩亡。汝方亡。釋文云。帝告釐沃湯征汝鳩。汝方。此五亡篇。舊解是夏書。馬鄭之徒。以爲商書。用聞之聞去聲。閒居之閒音開。樂皆音落。更平聲。較剛入聲。謀達協。

反澆  
音鴉

湯既勝夏。欲遷其社。不可。作夏社。疑至。臣扈。

禮郊特性云。喪國之社。屋之。不受天陽也。蓋夏社與亳社同。程子云。湯以爲國亡。則社當遷。然遷之。不若不遷之愈。故屋之也。春秋書亳社災。是魯有亳社也。陳氏櫟云。商不遷夏社。周亦不遷商社。故亳社存焉。忠厚之仁。監戒之義。蓋兩得之。始以爲可。卒不可。縱以人言而不可。主之者亦湯也。繇是言之。則或以欲遷不可。而疑湯之妄舉者。不若有釋之邪。然序言不可者。爲人不可歟。爲湯不可歟。於義未析也。謂序以明書。序義何未析若斯也。則序之爲文。豈其善邪。書疏。周官大宗伯疏。引鄭云。犧性既成。粢盛既潔。祭祀以時。然而旱暵水溢。則變置社稷。當湯伐桀之時。大

早。既致其禮。明德以薦。而猶早至七年。故湯遷柱。而以周棄代之。欲遷句龍。以無可繼之者。於是故止。蓋鄭据孟子之義推之也。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共工氏有子。曰句龍。爲后土。后土爲社。稷。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。曰柱。爲稷。自夏以上祀之。周棄亦爲稷。自商以來祀之。祭灋云。厲山氏之有天下也。其子曰農。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共工氏之霸九州也。其子曰后土。能平九州。故祀以爲社。此祭灋與魯語同。魯語。厲山氏作烈山氏。農作柱。以左傳參之。明其同也。皆鄭之所据也。然序言勝夏。豈言湯早乎。其言遷社者。豈改祀之謂乎。書疏引鄭云。夏社亡。是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。絲序言之。鄭說則非矣。書

疏云。孝經說社爲土神。稷爲穀神。句龍柱稷配食者也。夫句龍爲后土而配食。自商祀之。亦商社焉。何以名夏社哉。夏社者。蓋亳社之例也。哀四年穀梁傳云。亳亡國也。亡國之社。以爲屋屏戒也。漢書郊祀志應劭注。與鄭義同。僞傳言變置社稷而不可者。與鄭略同。然僞傳不自湯旱言之。而自革夏言之。亦非也。革夏者。無改其社神之義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疑至亡。臣扈亡。又引馬云。疑至臣扈。一臣名。聖人不自專。復用二臣自明也。馬亦意言之爾。豈見其書乎。君爽云。在大戊時。則有若臣扈。蓋與此非一人也。詳君爽疏。史記夏社在湯誓典寶之後。此以事次之。蓋序之舊也。史記無疑至臣扈。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。

句音鉤屏  
賓領反

伊尹相湯伐桀。升自陟。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。作湯誓。

相去聲。陟音而。

陟謂自所升者之名也。今所在未詳。釋文云。陟音而。偽傳云。桀都安邑。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。陟在河曲之南。此傳以兵彘言之爾。湯仁義之師。安用出此乎。其言陟所在。亦無徵文也。書疏引鄭云。鳴條。南夷地名。偽傳云。在安邑之西。括地志與偽傳同。皇甫謐云。今安邑有鳴條陌。昆吾亭。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。以乙卯日亡。詩曰。韋顧既伐。昆吾夏桀。於左氏。昆吾在衛。乃在濮陽。不得與桀異。處同日而亡。明昆吾亦來安邑。欲以衛桀。故同日亡。而安邑有其亭也。何得在南夷乎。絲今攷之。此不足以難鄭也。韋者。鄭語所謂彭姓豕韋也。襄二十四年左傳云。在商爲豕韋氏。杜

注云。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。是也。今在河南衛輝府滑縣。顧者鄭語所謂己姓顧也。哀二十一年左傳云。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。其地也。今在山東曹州府范縣。昆吾者鄭語所謂己姓昆吾也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楚子曰。昔我皇祖伯父昆吾。舊許是宅。哀十七年左傳云。衛侯夢于北宮。見人登昆吾之觀。此以許後屬衛而稱舊許也。今在河南許州。繇是言之。湯自商邱出師。先伐韋顧。旋伐昆吾。蓋伐桀而先翦其三孽焉。史記云。湯自把鉞以伐昆吾。遂伐桀。其用兵之序乎。桀都安邑。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。昆吾與桀相去千里。其亡國必非同日矣。其同以乙卯亡者。謂死亡也。孟子云。湯放桀。彼桀亡國之日。豈遽死邪。昭十八年左

傳云。二月乙卯。周毛得般。毛伯過而代之。萇宏曰。是昆吾  
稔之日也。禮檀弓云。子卯不樂。釋文引賈逵云。稔以乙卯  
日死。紂以甲子日亡。故以爲戒。又釋文云。鄭同。蓋謂死亡  
也。然則桀之南奔宜攷矣。魯語云。桀奔南巢。今安徽廬州  
府巢縣也。呂氏春秋云。湯登自鳴條。乃入巢門。遂有夏。桀  
奔走。淮南子云。湯困桀。鳴條。擒之焦門。高誘注云。焦。或作  
巢。史記云。桀敗於有娥之虛。奔於鳴條。周書般祝篇云。桀  
與其屬五百人。南徙千里。又云。徙于魯。遂云。去居南巢。蓋  
自安邑而南奔也。孟子云。舜生於諸馮。遷於負夏。卒於鳴  
條。東夷之人也。今鄭謂南夷者。殆名同而地異者歟。王氏  
云。蓋謂東南也。地之四隅。古多通言之也。今攷大傳云。桀



徙于魯。桀曰。吾聞海外有人。與五百人俱去。列女傳云。桀師不戰。湯遂放桀。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。死於南巢之山。則南巢將在海外歟。淮南子云。桀與末喜同舟浮江。奔南巢之山而死。則將自東海而浮江歟。書疏云。孔以湯誓次夏社前。於百篇爲第二十六。鄭以爲在臣扈後。第二十九。又云。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。絲疏言之。書序之次。僞孔不同。皆其改鄭本也。今從鄭焉。鄭於成王征諸序。疑非其次。而不擅改之也。以此見書序之次。蓋有非其次者矣。湯誓當次前。典寶次焉。夏社疑至臣扈。又次焉。

夏師敗績。湯遂從之。遂伐三腹。俘厥寶玉。誼伯。仲伯。作典寶。腹音

總序  
音字

莊十一年左傳云。凡師大崩曰敗績。三股者殆猶三苗三  
毫之稱也。續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股亭。今山東曹州  
府定陶縣也。股與股通。僞傳云。三股國名。江氏云。以其言  
伐則三股自是國矣。今攷易晉上九云。維用伐邑。此非邑  
亦言伐者乎。今不質言。篇亡故也。書堯典疏引鄭云。伊訓  
曰。載孚在毫。又曰。征是三股。蓋鄭釋之以逸古文伊訓也。  
孚古通俘。俘者取之以爲戰勝之信也。故於文從孚焉。釋  
詁云。俘取也。春秋莊公六年。齊人來歸衛俘。左傳言之曰  
衛寶。言所取也。周書世俘篇云。武王俘商舊寶玉。而湯之  
伐桀可明矣。楚語云。玉足以庇廕嘉穀。使無水旱之災。則  
寶之。韋注云。言用玉禮神。使風雨和也。僞傳以言此序。非

也。以其爲桀之寶玉也。湯俘之者。殆以信示後世。陳寶而昭其戒也。典寶之作。其爲周官天府之灋歟。詳顧命疏。書疏引鄭云。典寶逸。釋文云。誼。或作義。

湯歸自夏。至于大坳。仲虺作誥。坳古螢反音。虺許偉反。

大坳地名。史記作秦卷。今所在未詳。仲虺。荀子作中歸。史記作中鬻。定元年左傳云。仲虺居薛。以爲湯左相。孟子云。若伊尹。萊朱。則見而知之。趙注云。萊朱。亦湯賢臣也。一曰。仲虺是也。今僞古文仲虺之誥。則襲而爲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仲虺之誥亡。

湯既黜夏命。復歸于亳。作湯誥。

黜。史記作紕。蓋古通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湯誥逸。今僞古文湯

誥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史記錄湯誥之辭。今詳逸文。

伊尹作咸有一德。

書疏引鄭云。咸有一德逸。今僞古文咸有一德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禮緇衣引尹吉者。鄭注云。吉當爲告。告古文誥。字之誤也。尹告伊尹之誥也。書序以爲咸有壹德。今亡。壹與一通。段氏云。此篇本逸。而云今亡者。蓋逸篇十六。故有此篇。至康成時亡之。如武成逸篇。建武之際亡也。則馬鄭亦未嘗備見十六篇矣。書疏云。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。第四十。鄭以爲在湯誥後。第三十二。今攷史記亦在湯誥後。當成湯時。僞古文以爲當大甲時。故僞孔遂改其次爾。書堯典疏引鄭咸有一德序注云。伊陟臣扈曰。此鄭注闕文。

今無絲楷也。然以此知鄭嘗引伊陟臣扈之辭矣。

咎單作明居。

咎其九反音舅單音善

釋文云。單音善。今無以見其必爲本讀也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咎單。湯司空也。明居。明居民之癘也。馬以王制司空度地居民者推之歟。書疏引鄭云。明居也。

成湯既沒。大甲元年。伊尹作伊訓。肆命。徂后。大音太

孟子云。湯崩。大丁未立。外丙二年。仲壬四年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今序曰。成湯既沒。大甲元年。不其疏乎。大戴禮云。成湯崩。二十有二世。乃有武丁卽位。武丁崩。九世。乃有末孫紂卽位。此晉語所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也。如不以外丙仲壬言之。則闕矣。仲與中通。史記云。湯崩。大子大丁未

立而卒。於是迺立大丁之弟外丙。是爲帝外丙。帝外丙卽位二年崩。立外丙之弟中壬。是爲帝中壬。帝中壬卽位四年崩。伊尹迺立大丁之子大甲。大甲成湯適長孫也。是爲帝大甲。帝大甲元年。伊尹作伊訓。作肆命。作徂后。此史遷亦不從序者也。書疏以史遷爲妄。豈孟子而亦妄哉。蔡氏云。儒者以序爲孔子作。不敢非之。反疑孟子所言。是可歎也。蘇氏云。殷道親親。兄死弟及。若湯崩。舍外丙而立大丁之子。則殷道非親親矣。是也。僞傳於此序云。湯沒而太甲立。稱元年。故於僞伊訓云。湯崩踰月。太甲卽位。於僞大甲云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。蓋傳以爲大甲以孫繼祖。成湯既沒。其年卽稱大甲元年也。此以僞古文而言序。爾則因序

之疏而益其誣也。然則序可不辯歟。孔子作春秋。凡書元年。皆終其先君之年。然後踰年改元者。其作易傳而無繇稽年也。則曰。包羲氏沒。神農氏作。蓋不書年矣。其有若此序書年而疏者乎。僞傳太。不作大。說文云。肆。極陳也。釋詁云。徂。往也。后。君也。蓋徂后者。既往之君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肆。命者。陳政教所當爲也。徂后者。言湯之濩度也。書疏引鄭云。伊訓。逸。肆。命。逸。徂。后。亡。今僞古文伊訓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或曰。蓋三篇皆稱成湯者。故序推本之爾。然既推本之。序豈當書年若此邪。程子云。古謂歲爲年。湯崩時。外丙方二歲。仲壬方四歲。惟大甲差長。故立之也。程子之說。若襄九年左傳。晉侯謂公年爲十二年也。繇是言之。則仲

壬長于外丙矣。孟子何以先言外丙乎。非齒年之義也。孟

子趙注。以繼立紀年。與史記同。

適音嫡。長丁丈。反。差初賣反。

大甲既立。不明。伊尹放諸桐。三年。復歸于亳。思庸。伊尹作大甲三篇。

史記云。大甲既立三年。不明。此在喪三年也。今序言既立。不言三年。亦其疏矣。繇序言之。何以見在喪三年放之者。又三年乎。史記云。伊尹放之於桐宮。三年。伊尹攝行政。蓋言放者。猶孟子言象不得有爲於其國。故謂之放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桐地名也。有王離宮焉。釋詁云。思念也。庸常也。孟子云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。大甲悔過。自怨自艾。於桐處仁遷義。三年。以聽伊尹之訓己也。



復歸于亳。蓋以大甲之念其常也。朱子謂艾治也。說文云。艾草也。蓋斬絕自新之意。是也。史記云。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。迺作大甲訓三篇。今偽古文大甲。非史遷所謂三篇之訓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大甲三篇亡。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。尸鄉南有亳坂。東有城。大甲所放處也。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。偽傳云。桐湯葬地也。此以偽古文而言序爾。非也。詳偽古文。

沃丁既葬伊尹于亳。咎單遂訓伊尹事。作沃丁。

史記云。殷襄帝大甲。稱大宗。大宗崩。子沃丁立。蘇氏云。咎單訓伊尹事。猶曹參述蕭何之政也。咎單作明居。司空之職也。舜宅百揆。亦司空之事也。禹作司空。以此攷之。自堯。

舜至商。蓋嘗以司空爲政也。歟。書疏引鄭云。沃丁亡。括地志云。伊尹墓。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。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。

伊陟相大戊。亳有祥。桑穀共生于朝。伊陟贊于巫咸。作咸又四篇。相去聲。大音太。穀音谷。朝直遙反。

釋文引馬云。大戊。大甲子。馬據史記三代世表也。史記殷本紀。大戊爲小甲弟。大庚子。義疑。故兩存焉。共生者。俱生也。史記云。帝大戊立。伊陟爲相。亳有祥。桑穀共生於朝。一暮大拱。大戊懼。問伊陟。伊陟曰。臣聞妖不勝德。帝之政其有闕與。帝其修德。大戊從之。而祥桑枯死而去。蓋史記與序同。大傳云。湯之後。武丁之時。王道不振。桑穀俱生于朝。

七日而大拱。武丁召其相而問焉。其相曰。吾雖知之。吾不能言也。問諸祖己曰。桑穀野草也。野草生于朝。亡乎。武丁側身修行。思先王之政。諸侯重譯來朝者。六國。蓋大傳以言高宗之訓也。則與序不同。漢志從大傳焉。呂氏春秋。韓詩外傳。皆以言湯也。蓋傳聞又不同。說苑以言大戊者。謂大戊卜之湯廟。其殆因而言湯者乎。桑與穀皆木也。故以大拱言之。而祖己謂之野草者。通言之爾。猶周官六摯獸亦謂之禽也。木之初生。若草然也。祥者。天以吉凶先告人也。昭十八年左傳云。鄭之未災也。里析告子產曰。將有大祥。此凶祥也。今毫有祥。亦然。異乎中庸所謂禎祥者矣。禎祥者。易傳所謂吉事有祥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兩手揜之。

曰拱。鄭據孟子言拱把之桐梓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巫。男巫也。名咸。殷之巫也。又。治也。今攷楚語云。在男曰覲。在女曰巫。而周官稱男巫。女巫。故馬別焉。書疏引鄭云。巫咸。巫官。蓋與馬同。皆非也。巫咸之巫。氏也。猶伊陟之伊也。史爲書灋。當一例也。蓋巫者。先世官族之氏也。漢志注云。贊說也。孫氏云。咸爲巫官。伊陟爲說桑穀之祥。使禳除之。如孫氏言。是用巫也。史遷何以稱伊陟言妖不勝德乎。君奭何以稱巫咸。又王家乎。今篇曰咸。又。所謂又者。非巫能之也。互詳君奭篇。又。古通艾。史記云。伊陟贊言于巫咸。巫咸治王家有成。作咸艾。作大戊。今序無大戊。蓋遺之也。江氏云。此序當云。作咸。又。四篇大戊。如作汨。作九共。九篇彙。飮之例也。

蓋古文重字不再書。於字下加二畫而已。序下文云。大戊贊于伊陟。是承此序之下也。蓋大戊字下。皆二畫重文而兩屬焉。誤作單文。遂闕大戊篇目矣。如江氏言。今無以見其必然也。經之重文。今不誤焉。而序獨誤邪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命以伯禽。今序無伯禽。是遺之也。此大戊者。安知非序遺之。而史遷備之邪。書疏引鄭云。咸又四篇亡。益與扼同。覲夷益反。

重平聲

大戊贊于伊陟。作伊陟。原命。

史記云。帝大戊贊伊陟于廟。言弗臣。伊陟讓。作原命。此史遷見逸古文原命而錄序焉。史記無伊陟。猶其無疑。至臣扈也。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原。臣名也。

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。此馬見逸古文原命而釋序焉。書疏引鄭云。伊陟亡。原命逸。

仲丁遷于囂。作仲丁。

書五  
羔反

仲與中通。史記云。大戊稱中宗。中宗崩。子帝中丁立。書史記作傲。與敖通。詩車攻。毛傳云。敖地名。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。水經注云。濟水又東經敖山北。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。其山上有城。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。狩。今詩作獸。史記云中丁。書闕不具。書疏引鄭云。仲丁亡。

河亶甲居相。作河亶甲。

亶丁但反  
相去聲

史記云。帝中丁崩。弟外壬立。帝外壬崩。弟河亶甲立。括地志云。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。卽河亶甲所都也。今在

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南。書疏引鄭云。河亶甲亡。

祖乙圮于耿。作祖乙。

圮扶鄩反

史記云。河亶甲崩。子帝祖乙立。帝祖乙立。殷復興。巫咸任職。史記圮作遷。耿作邢。索隱云。邢音耿。近代本亦作耿。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。是也。今在山西絳州。河津縣西。釋文引馬云。圮毀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祖乙去相居耿。而國爲水所毀。於是修德以禦之。不復徙也。錄此篇者。善其改政而不徙。祖乙亡。繇是推之。此篇旣亡。鄭亦意言之爾。夫祖乙果以不徙而善之。則盤庚何以徙而善之乎。

盤庚五遷。將治亳般。民咨胥怨。作盤庚三篇。

盤庚言先王之遷曰。于今五邦。謂古之五遷也。故繼言之。

曰。今不承于古。而序乃曰。盤庚五遷。不違經乎。蔡氏云。序者攷之不詳。謬云爾也。五邦者。五國都也。盤庚從湯居亳。不可又謂之一邦。是也。釋文引馬云。五邦。謂商邱。亳。囂。相。耿也。絲馬言之。則皆古之五遷矣。且使盤庚之遷而次五焉。序亦不當言盤庚五遷。類於盤庚自爲五遷也。况盤庚之遷。非次五者乎。史記云。盤庚之時。殷已都河北。盤庚渡河南。復居成湯之故居。迺五遷。無定處。此非誤於序言之所類者邪。釋文引馬云。不言盤庚誥何。非但錄其誥也。取其徙而立功。故以盤庚名篇。非也。盤庚誥體也。左傳不稱盤庚之誥乎。錄其誥者。固取其誥之能徙而立功也。書疏引束皙云。將治亳殷。孔子壁中尙書。作將始宅殷。漢書項



羽傳云。洹水南殷虛上。今安陽西有殷。蓋東晉以爲殷在河北。與亳在河南者不同。遂妄言孔壁古文本爾。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。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。治於亳之殷地。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。然則鄭本作將治亳殷矣。史記云。乃遂涉河。南治亳。豈言始宅殷乎。史記云。武乙去亳。徙河北。此紂所繇滅于朝歌也。書疏云。蓋後王有自亳遷于洹水南。又遷于朝歌。此自漢書推之也。書疏引汲冢古文云。盤庚自奄遷于殷。蓋祖乙圯于耿。遷于奄。盤庚自奄遷于殷。亳魯相耿。與此奄五邦者。此竹書紀年之妄也。孔氏於書疏斥其不經矣。而於左傳疏亦辯焉。謂王隱晉書東晉傳云。太康元年。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。得竹書漆字科。

斗文。科斗文者。周時古文也。其字頭盡尾細。似科斗蟲。故俗名焉。大凡七十五卷。紀年十二卷。周王遊行三卷。今謂穆天子傳。汲冢初得此書。表藏秘府。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。勖等於時不能盡識其書。今復闕落。轉寫益誤。此左傳疏。據王隱晉書而辯之也。杜氏左傳後序云。汲冢書多妄。不可訓知。紀年起自夏殷周。皆三代王事。無諸國別也。惟特記晉國。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。編年相次。晉國滅。獨記魏事。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。蓋魏國之史記也。紀年稱殷仲壬卽位。居亳。其卿士伊尹。仲壬崩。伊尹放大甲于桐。乃自立也。伊尹卽位於大甲十年。大甲潛出自桐。殷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。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。然

則大甲雖見放。遷殺伊尹。而猶以其子爲相也。此爲大與  
尙書敘說大甲事乖異。繇是推之。則孔氏斥而辯之者。非  
虛也。而况後人之多竄僞也。今本紀年。自春秋後。皆用周  
正。豈其皆用夏正者乎。紀年云。祖乙自耿遷于庇。南庚遷  
于奄。路史據之。以囂相耿。庇奄爲五邦。則失之矣。書疏引  
紀年云。盤庚自奄遷于殷。今本紀年云。盤庚自奄遷于蒙  
北。曰殷。其竄僞若斯也。紀年言大甲十年者。書疏引作七  
年。蓋大甲在喪三年。放之者又三年。故紀年以七年爲說  
爾。其作十年者。非也。洹音

高宗夢得說。使百工營求諸野。得諸傅巖。作說命三篇。說音悅

詩臣工毛傳云。工。官也。史記云。武丁夜夢得聖人。名曰說。

以夢所見。視羣臣百吏。皆非也。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。得說於傅險中。是時說爲胥靡。築於傅險。見於武丁。武丁曰。是也。得而與之語。果聖人。舉以爲相。殷國大治。故遂以傅險姓之。號曰傅說。此史遷從序而較序尤詳者也。其采之佗說歟。晉灼漢書音義云。胥相也。靡隨也。古者相隨坐。輕刑之名。是也。墨子云。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。園土之上。衣褐帶索。傭築於傅巖之城。武丁得而舉之。立爲三公。此孟子所謂傅說舉於版築之間也。傅巖者傅險也。書疏引尸子云。傅巖在北海之州。與墨子同。今不詳其地矣。水經注云。沙澗水出虞山東南。逕傅巖前。巖東北十餘里。卽左傳顛軫坂也。蓋巖在虞虢之間焉。於北海則遠矣。今在山西。

解州平陸縣東北。書疏引馬云。高宗始命爲傅氏。又引鄭云。得諸傅巖。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。蓋馬鄭與史記同說。文云。雙營求也。从旻。人在穴中。商書。高宗夢得說。使百工營求。得之傅巖。巖穴也。段氏云。百工營求之營。大徐作雙者非。許引書序而釋之。以證人在穴中。此證字形。非證字義。是也。蓋雙者。人在穴中。以營求之。而舉目也。如曰百工雙求。豈先知說必在巖乎。說禮緇衣引作兌。鄭注云。兌當爲說。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。是也。名之曰說命。以師道尊焉。今僞古文說命。則襲而爲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說命三篇亡。程子云。高宗思得聖賢之人。聖賢之人。應其感矣。或言高宗於傅說。文王於大公。蓋素知之。恐羣臣未信。託夢卜。

以神之曰。此僞也。聖人豈僞乎。

高宗祭成湯。有飛雉升鼎耳而雊。祖己訓諸王。作高宗彤日。高宗之訓。

史記云。武丁祭成湯。明日。此所謂彤也。序言祭成湯。不言明日。無以知其爲彤矣。蔡氏云。經言典祀無豐于昵。則爲近廟。非成湯也。辯詳本篇。飛。漢志引作蜚。書疏引鄭云。鼎三公象也。又用耳行。雉升鼎耳而鳴。象視不明。天意若云。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。此鄭以易鼎象及離爲雉者言之也。亦以鴻範五行傳言赤祥爲視不明者言之也。雉則離火之赤也。而僞傳以爲耳不聰之異焉。皆從序而爲之說爾。然經言越有雊雉。不言升鼎耳也。序者言之。於經病添。

文矣。或曰。此序補史所未言者也。是信序而反議經之疏也。不已惑乎。高宗之訓。大傳以祥桑穀說之也。詳咸乂序。書疏引鄭云。高宗之訓亡。

殷始咎周。周人乘黎。祖伊恐。奔告于受。作西伯戲黎。

書疏詩文王疏引鄭云。咎惡也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。後又三伐皆勝。始畏而惡之。拘于羑里。乘勝也。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。文王釋而伐黎。又云。紂帝乙之少子。名辛。帝乙愛而欲立焉。號曰受德。時人傳聲。轉作紂也。史掌書知其本。故曰受。今攷詩綿云。虞芮質厥成。毛傳云。虞芮之君爭田。久而不平。相謂曰。西伯。仁人也。盍往質焉。乃相與朝周。入其竟。耕者讓畔。行者讓路。入其邑。男女異路。

班白不提挈。入其朝。士讓爲大夫。大夫讓爲卿。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。我等小人。不可履君子之庭。相讓所爭爲閒。久而退。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。此鄭之所據也。意與境通。鄭言三伐者。蓋據大傳伐耆之前。言伐邾。伐密須。伐大夷也。耆與黎通。邾與孟通。亦作于。犬亦作吠。韓非子云。昔者文王侵孟。克葛。舉豐。三事舉而紂惡之。今鄭以咎周爲紂惡之也。江氏云。詩皇矣言文王伐密者。則云。以按徂旅。孟子引作以遏徂莒。此因伐密須而克莒也。則亦因伐大夷而舉豐矣。蓋大傳與韓非子同。鄭訓乘爲勝者。若算術乘除之乘。以少進多而相勝也。詩文王疏引大傳之殷傳云。西伯得四友獻寶。免于虎口而克耆。亦鄭之所據也。今大



傳或曰。西伯既戮者。紂囚之。此與殷傳不同。以大傳本亡。後人輯之。或誤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咎周者爲周所咎。受讓曰紂。或曰。受婦人之言。故號曰受也。馬言咎周者。非也。如其說。則序當言殷始咎于周矣。然鄭以咎周爲紂惡之。則序何以不言囚而釋之。而遽言周人乘黎乎。則鄭說亦非也。僞傳以乘黎爲咎周之繇。故云。所以見惡。此序者之本意也。史記云。祖伊聞之而始咎周。蓋從序也。繇今攷之。序不違經乎。經曰。西伯既戮黎。明戮黎者。西伯專征之職也。周無可咎也。序言周人乘黎。而不稱之曰西伯。則遂爲咎周之辭。經豈若斯乎。夫紂無道者也。西伯戮黎。非伐無道邪。則伐紂之徵見矣。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。蔡氏云。祖伊

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。序言殷始咎周。未明祖伊之意。是

也。惡鳥路反

殷既錯天命。微子作誥。父師少師。錯音措

錯。如論語舉錯之錯。釋文引馬云。錯廢也。以佗序例之。當

云。微子誥。父師少師。作微子。今乃言微子作誥。父師少師乎。於文未適也。書疏云。微子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。少師比干。史敘其事而作此篇。名曰微子。而不言作微子者。已言微子作誥。以可知而省文也。蓋疏曲言之爾。自帝告而至微子。皆商書之序也。

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。作大誓三篇。大音太

以洪範序攷之。此當爲十有三年。辯詳本篇。史記言蒼兕

之誓者。則云。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。此言其將渡也。史記言師畢渡孟津者。則云。武王乃作大誓。告于衆庶。此言其既渡也。然則序以大誓三篇。皆言於既渡後者。其所言未析矣。今僞古文大誓。非馬鄭所傳之大誓也。大皆音太

武王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。與受戰于牧野。作牧誓。

据昭十年左傳云。百兩必千人。孟子云。武王之伐殷也。革車三百兩。虎賁三千人。此言三百人。非也。辨詳本篇。

武王伐殷。往伐歸獸。識其政事。作武成。

識音志

樂記云。武王克殷。濟河而西。馬散之華山之陽。而弗復乘。牛散之桃林之野。而弗復服。蔡氏以此爲歸獸也。史記云。乃罷兵。西歸行狩。蓋與今本序文不同。周書世俘篇言伐

紂之後者。則云。武王狩禽。蓋謂此也。史記云。記政事。識猶記也。或曰。周語稱周文公之頌云。載戢干戈。載囊弓矢。此詩時邁文也。宣十二年左傳。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也。詩序云。時邁。巡守告祭柴望也。守與狩通。孟子云。巡狩者。巡所守也。今殆言武王之行狩歟。將政事所繇記也。而武於是乎成矣。樂記云。倒載干戈。包之以虎皮。名之曰建囊。蓋時邁之義也。非謂武成乎。書疏引鄭云。著武道至此而成。武成逸。又云。武成逸書。建武之際亡。蓋亡於漢光武時矣。今僞古文武成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囊音羔

武王勝殷。殺受。立武庚。以箕子歸。作洪範。

鄭大傳注云。武庚。字祿甫。紂子也。甫與父通。史記云。封紂

子武庚祿父。以續殷祀。蓋與序同。序言以箕子歸者。猶春秋楚人滅夔。以夔子歸之例也。失之矣。辯詳本篇。史記言武王十一年伐紂。作大誓。牧誓。武成分器。後二年問箕子。以天道。蓋洪範次分器後矣。今攷經云。惟十有三祀。以有序言之。則伐紂當在其年也。此洪範次分器前。殆非失焉。

父方  
武反

武王既勝殷。邦諸侯。班宗彝。作分器。

分房  
奮反

邦。史記作封。蓋古通也。孫氏云。漢書嚴助傳。淮南王安上書。謂古者封內甸服。封外侯服。卽周語所稱邦內甸服。邦外侯服也。釋文云。班。又作般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宗彝宗廟尊也。作分器。著王之命。及所受物。今攷釋器云。彝。卽彝器。

也。又云。卣中尊也。周官鬯人鄭注云。卣中尊。尊者彝爲上。罍爲下。其義也。周官司彝彝云。掌六彝六尊之位。蓋六彝者。雞彝。鳥彝。斝彝。黃彝。虎彝。雉彝也。此彝與尊異者。江氏謂對文則異。散文則通也。故鄭序官注云。彝亦尊也。鬱卣曰彝。彝。禮也。言爲尊之禮也。史記云。分殷之器物。蓋分器非惟彝尊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。封父之繁弱。又云。分之官司彝器。杜注云。繁弱。弓名。昭十五年左傳云。叔父唐叔。成王之母弟也。其反無分乎。密須之鼓。與其大路。文所以大蒐也。闕鞶之甲。武所以克商也。唐叔受之。以處參虛。絲是推之。則分器其不一矣。昭二十八年左傳云。昔武王克商。光有天下。其兄弟之國者。十有五人。姬

姓之國者四十人。此同姓諸侯也。荀子云。周公立七十一國。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。三當作五。魯語云。古者分同姓以珍玉。展親也。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。使無忘服也。然異姓諸侯。若師尚父者。非勝殷之將乎。豈當如昭十二年左傳所謂楚無分者乎。書疏引鄭云。分器亡。罕古雅反。蜂力癸反。

西旅獻獒。大保作旅獒。

獒五羔反。大音太。

釋文引馬云。獒作豪。酋豪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獒讀曰豪。西戎無君。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。國人遣其酋豪來獻。見於周。此馬鄭得見逸古文而言之也。爾雅釋畜云。門四尺爲獒。馬鄭豈不知之乎。蓋以旅獒則異於釋畜者焉。說文云。獒犬知人心可使者。春秋傳曰。公嗾夫獒。其不引尚書而引

宣二年春秋傳也。以旅獒非言犬故也。呂氏春秋云。氏羌呼唐離水之西。獒人野人篇。笮之川。舟人送龍突人之鄉。多無君。後漢書西羌傳云。不立君臣。無相長一彊。則分種爲酋豪。此漢書趙充國傳所以稱先零豪也。或曰。詩采芣序云。西有昆夷之患。蓋患犬夷也。大傳云。文王伐犬夷。注云。犬夷。昆夷也。昆與混通。詩絲云。混夷駢矣。故豪假借爲獒焉。書疏引鄭云。旅獒。逸。僞古文云。西旅底貢厥獒。大保乃作旅獒。用訓于王。蓋以釋畜言之。非鄭所謂逸書也。書序云。巢伯來朝。芮伯作旅巢命。今不言命者。酋豪未有爵也。曲禮云。其在東夷。北狄。西戎。南蠻。雖大曰子。子者爵也。旅獒不可爲西旅之獒者。以旅巢命相次而知也。釋詁云。



旅陳也。今謂陳告其豪也。蓋與西旅之旅不同。書疏云。西方之戎。有國名旅者。今據鄭言西戎。又言國人。則鄭以旅爲國名矣。鄭言獻見其豪者。豈武王西征而西旅自獻其豪歟。殆猶獻俘之獻也。詩魯頌云。在泮獻囚。謂獻俘也。而自獻者可推矣。周書世俘篇云。咸劉商王紂。又云。武王遂征四方。凡愍國九十有九國。蓋伐紂後有西征也。世俘者大俘也。喉蘇后反音叟。氏音低。焚音冏。笄音昨。長丁丈反。種上聲。零音憐。馘他外反。

巢伯來朝。芮伯作旅巢命。

禮王制疏。周官象胥疏。引鄭云。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。南方之國。世一見者。開武王克商。慕義而來朝。今攷周官大行人云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此鄭之所據也。曲禮

云其在東夷。北狄西戎。南蠻。雖大曰子。今稱伯者。鄭王制注云。殷爵三等。公侯伯也。然五等之爵。殷制何必不然。若微子則稱子矣。蓋自堯典已言轄五瑞也。魯語云。桀奔南巢。韋注云。南巢揚州地。巢伯之國也。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也。然則巢非九州之外矣。或曰。如鄭說。則南巢將在海外。歟。詳湯誓疏。詩桑柔疏引鄭云。芮伯周同姓。國在畿內。是也。漢志左馮翊。臨晉縣芮鄉。故芮國。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南。書疏引世本云。芮姬姓。亦鄭之所據也。旅巢命者。陳告巢伯之命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旅巢命。已。

武王有疾。周公作金縢。

釋文云。馬本作有疾不豫。馬本是也。金縢之篇。周公所作。

者冊祝也。其事之始末著於簡。則史所作焉。今序曰。周公作金縢。不其疏乎。

武王崩。三監及淮夷叛。周公相成王。將黜殷命。作大誥。監平

史記云。武王崩。太子誦代立。是爲成王。成王少。周初定天下。周公恐諸侯畔。周公乃攝行政當國。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。與武庚作亂畔周。周公奉成王命。伐誅武庚。管叔放。蔡叔。以微子開代殷後。國於宋。又云。初。管蔡畔周。周公討之。三年而畢定。故初作大誥。次作微子之命。蓋從序也。叛與畔通。書疏。詩東山疏。引鄭云。三監。管叔蔡叔霍叔。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。前流言于國。公將不利于成王。周公還攝政。懼誅。因遂其惡。導淮夷與之俱叛。此以居攝二

年之時。繫之武王崩者。其惡之初。自崩始也。誅之者。周公意也。而言相成王者。自迎周公而來。蔽已解矣。黜貶退也。蓋鄭之釋序者。非也。鄭以爲武王崩。既免喪。而周公欲居攝。三監流言。周公避居。二年。成王感悟。迎周公還。於是乎居攝而誅叛。則去武王崩者。四年矣。而序猶繫之武王崩乎。此非序之本意也。詳金縢疏。鄭言三監是矣。鄭据周書作雒篇及大傳之義也。然以言此序。則非也。序言三監與漢志同。詳康誥疏。僞傳云。三監管蔡商。此序之本意也。書疏云。序上下相顧爲文。下云。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。知卽此三監也。又疏云。獨言黜殷命者。定四年左傳云。管蔡啓商。篡間王室。則此叛武庚爲主。

焉。且顧微子之序。故特言黜殷命也。絲疏言之。序有命字。

或作將黜殷者。脫文爾。基音己。圓去聲。

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代殷後。作微子之命。

詩有客疏引鄭云。黜殷命。謂殺武庚也。微采地名。微子啓  
紂同母庶兄也。武王投之于宋。因命之。封爲宋公。代殷後。  
承湯祀。鄭言投宋者。蓋從樂記而失之也。詳微子篇。夫微  
子之命者。繫以殷爵。不稱宋公。周史其體微子之心。以名  
篇者乎。顧氏炎武云。微子於周。受國以存先王之祀。不受  
爵以示不爲臣之節。是也。今僞古文微子之命。則襲而爲  
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微子之命亡。僞傳云。啓知紂必亡而奔  
周。命爲上公。爲湯後。傳言奔周者。蓋從史記而失之也。其

言奔周則命爲上公。是命於武王克殷時矣。此傳與序違也。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。以漢景帝諱啓也。今傳不諱之。亦以此知傳之爲僞孔焉。

唐叔得禾。異畝同穎。獻諸天子。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。作歸禾。  
穎余  
頃反

昭十五年左傳云。唐叔成王之母弟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。夢帝謂己。余命而子曰虞。將與之唐。及生。有文在其手。曰虞。遂以命之。及成王滅唐。而封大叔焉。說文云。禾。嘉穀也。二月始生。八月而孰。得時之中。故謂之禾。孰與熟通。史記魯世家。畝作母。或曰。母。古通拇。釋訓云。履帝武敏。武。迹也。敏。拇也。注云。拇迹大指處。說文云。穎。

禾末也。蓋禾本如稗然。今謂其本則異。其末則同也。或曰。母猶本也。老子云。萬物之母。禾異母者。禾異本也。今攷大傳言嘉禾云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。同爲一穗。其大盈車。長幾充箱。繇是言之。畝不破字焉。可也。言同穎者。而稱異畝。則知其長大矣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二苗同爲一穗。鄭不言三苗也。史記周本紀云。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。魯世家云。以餽周公於東土。歸古通餽。東土者。言東征之兵所也。蓋遷說與序同。書疏引鄭云。歸禾亡。

大叔之大音太。德音遂。

周公旣得命禾。旅天子之命。作嘉禾。

書疏引鄭云。受王歸己禾之命。與其禾。釋詁云。旅陳也。史記周本紀。旅作魯。說文云。旅古文旅。古文以爲魯衛之魯。

蓋古通也。大傳言嘉禾云。成王之時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。同爲一穗。其大盈車。長幾充箱。民得而上。諸成王。王召周公而問之。公曰。天下其和爲一乎。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。韓詩外傳言嘉禾者。蓋與大傳同。外傳云。譯曰。吾受命國之黃髮。曰。久矣。天之不迅風疾雨也。海之不波溢也。三年於茲矣。意者中國殆有聖人。盍往朝之。於是來也。互詳君夷海隅疏。書疏引鄭云。嘉禾亡。大誥序云。周公相成王。將黜殷命。歸禾序云。王命唐叔飭周公于東。嘉禾序云。周公既得命禾。旅天子之命。繇是言之。鄭於大誥言周公稱王者。其不與序違邪。上上聲。重平。聲。譯音緝。

成王既伐管叔蔡叔。以殷餘民邦康叔。作康誥。酒誥。梓材。



詩邶鄘衛譜疏引鄭云。言伐管蔡者。爲因其國也。此鄭以爲康叔因管蔡之國。若王制所謂因國也。此序之本意也。又鄭云。不言霍叔者。蓋赦之也。此鄭以霍叔列三監中。非序之本意也。今攷於經。則序誤矣。武王之弟曰康叔。胡氏云。康叔成王叔父也。經不應曰朕其弟。成王康叔兄子也。經不應曰乃寡兄。其曰兄曰弟者。武王命康叔之辭也。蔡傳從之。而辯序誤焉。故蔡云。康誥篇首錯簡。序因誤爲成王之書。是也。詩邶鄘衛譜疏引王云。康國名。在千里之畿內。旣滅管蔡。更封爲衛侯。非也。辯詳本篇書疏云。古字邦封向。此邦康叔。若分器序邦諸侯也。揚雄漢言云。昔之說書者。序以百。而酒誥之篇。俄空焉。今亡夫。此言酒誥無序。

也。然序者蓋三篇而序同。非無序也。以皆封康叔而告之也。惟序者不察乎武王告之爾。自武王而言。此非當次於分器後哉。爲因之爲去聲。俄我平聲。

成王在豐。欲宅洛邑。使召公先相宅。作召誥。相去聲。

此序所言。經皆言之矣。以此見書不待序而明也。詩王謨疏引鄭云。欲擇土中建王國。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。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。夫鄭於召誥言王自後往者。經豈有文乎。辨詳本篇。伏生今文。無序也。而大傳言召誥者。蓋與此序同。其文之適合歟。其歐陽生輩之見此序而雜之歟。

召公既相宅。周公往營成周。使來告人。作洛誥。使去聲。

洛誥之篇。豈獨言使來告人而已乎。若恣殷。若命禋于文武。

若王烝祭歲。若告周公其後。今皆不及焉。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。宣十六年公羊傳疏引鄭云。居攝七年。天下太平。而此邑成。乃名曰成周。鄭言居攝七年者。自武王既喪三年。周公避居二年。及迎還。則居攝元年也。蓋與史記自武王崩而言行政七年者不同。鄭失之矣。

成周既成。遷殷頑民。周公以王命誥。作多士。

詩王風譜疏引鄭云。此皆士也。周謂之頑民。民無知之稱。江氏云。頑民不服於周。繇不忘故主也。自商言之。固不失爲義士矣。桓二年左傳云。武王克商。遷九鼎于錫邑。義士猶或非之。義士謂頑民也。此江氏之申鄭而申序者也。非也。史記言武王伐紂。伯夷。叔齊叩馬而諫。大公曰。此義人

也。扶而去之。及武王克商。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餓死。孔子稱焉。烏有義士而謂之頑民者乎。史記云。成王既遷殷遺民。亦不從序言頑民也。孫氏云。頑民。衆民也。皋陶謨云。庶頑讒說。史記說爲諸衆讒。是諸訓庶衆訓頑也。鄭語云。非親卽頑。謂非親戚卽衆人也。頑以元爲聲。元元者衆民也。此孫氏申序而爲之說爾。夫史記多以訓代經矣。豈無約變其文者乎。且安知皋陶謨於此必無今古文之異乎。蓋諸衆者皆庶之義。而衆非訓頑也。猶譬非訓說也。讒說者讒言也。孫氏謂說者嬖之。若周語稱厲王說榮夷公也。蓋釋說如兌說之說也。則迂矣。如謂以訓代經。當一例也。彼鄭語下文言好讒。近頑童者。豈謂其衆乎。是申序

而無可申也。且周遷殷民。在作雒之先。則未有成周矣。今序者曰。成周既成。蔡氏所以謂序者。攷之不詳也。辯詳本篇。或曰。稱殷獻民。何也。今攷周書作雒篇。言三監之畔者。則云。俘殷獻民。遷于九畢。遂云。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蓋作雒之先。殷民已遷也。其以從畔之民。謂之獻民。不亦失乎。王氏鳴盛以此獻民爲義士之徵。非也。夫武王克商。若伯夷。叔齊之餓死。若箕子之不臣周者。義士也。今旣臣周。而又畔之。不可謂之義士也。亦不可謂之獻民也。然序謂之頑民。則非周所宜言也。經曰。商王土。又曰。多士。何其善稱之邪。此以見經之善。而序之未善也。誥史記作告。蓋誥

者。告也。

兌說之  
說音悅

周公作無逸。

無逸之篇。稱周公曰者凡七。蓋史敘其辭。而非周公作之也。

召公爲保。周公爲師。相成王爲左右。召公不說。周公作君奭。

序言召公不說者。非也。辯詳本篇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召公以周公既攝政。致太平。功配文武。不宜復列在臣位。故不說。以爲周公苟貪寵也。此從序而爲之說爾。釋文引馬云。師氏保氏。皆大夫官。書疏引鄭云。師氏保氏。大夫之職。聖賢兼此官。蓋馬鄭據周禮之周官。無師保而有師氏保氏焉。遂以言此序也。非也。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。趙商問曰。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。茲惟三公。則三公自名師。

保何也。答曰。周公左。召公右。兼師保。初時然矣。鄭志引周  
官者。書亡篇之逸文也。絲鄭言之。則成王初時。異乎制周  
禮時也。豈其然邪。經云。公曰。保奭。是保非保氏也。則師非  
師氏矣。顧命云。大保奭。此非成王初時也。詩常武云。王命  
卿士。又云。大師皇父。鄭箋云。大師者。公兼官也。蓋宣王時  
且然也。禮文王世子云。入則有保。出則有師。師也者。教之  
以事而喻諸德者也。保也者。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  
者也。記曰。虞夏商周。有師保。有疑丞。設四輔及三公。不必  
備。唯其人。語使能也。然則周禮之周官。無師保者。以不必  
備故也。唯與惟通。賈子云。昔者成王幼。召公爲大保。周公  
爲大傅。大公爲大師。蓋三公也。周公絲大傅而爲大師也。

大師大傅大保  
大公之大音太

成王東伐淮夷。遂踐奄。作成王征。踐以  
淺反

征。今本作政。釋文云。政馬本作征。馬云。正也。繇馬言之。此

孟子所謂征之爲言正也。書疏詩破斧疏引鄭云。此伐淮  
夷與踐奄。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。其編篇於此。未聞踐  
讀曰剪。翦滅也。凡此伐諸叛國。皆周公謀之。成王臨事乃  
往。事畢則歸。繇今攷之。鄭疑序非其次者。是也。蓋据大傳  
言三年踐奄也。鄭釋踐者。則破字焉。禮玉藻云。凡有血氣  
之類。弗身踐也。注云。踐當爲翦。翦猶殺也。此不言殺者。遷  
其君故也。成二年左傳云。齊侯曰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。  
此鄭說所繇也。史記踐作殘。蓋文之譌爾。王者之兵無殘



也。其不曰滅奄而必曰踐奄者。何也。則踐非破字也。踐奄者。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。說文云。踐。履也。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。呂氏春秋云。成王立。殷民反。王命周公踐伐之。注云。踐。往也。蓋往則履之矣。然不有王踐伐之者乎。夫管蔡商奄。所謂四國也。多方云。王來自奄。多士云。昔朕來自奄。以此知成王於四國獨至奄也。是履其地而滅之也。鄭言伐諸叛國。成王皆往。非也。金縢云。周公居東二年。居東者。東征也。其二年之秋。則曰。王出郊。王出郊者。以迎周公而往東也。故三年遂踐奄矣。微子之命序云。成王既黜殷命。般武庚。康誥序云。成王既伐管叔蔡叔。皆尊王命以爲言。非成王皆往也。今日遂踐奄者。則成王往東而遂踐奄也。

多方序云。成王歸自奄。明成王惟踐奄而歸也。其它皆無以歸言也。此其所以爲成王征也。自此而下。有將蒲姑。有多方。皆當次於大誥後矣。書疏引鄭云。成王政亡。或曰。征伐者國之大政也。故曰成王政焉。

成王既踐奄。將遷其君于蒲姑。周公告召公。作將蒲姑。

蒲史記作薄。釋文引馬本。與史記同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薄姑齊地。詩破斧疏引鄭云。奄既滅矣。其君佞人不可復。故欲徙之于齊地。使服于大國。緣今攷之。昭二十九年左傳齊晏子云。昔爽鳩氏始居此地。又云。蒲姑氏因之。而後大公因之。則蒲姑齊地也。今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。大傳云。奄君蒲姑謂祿父曰。武王已死矣。今王尚幼矣。周公見

疑矣。此百世之時也。請舉事。蓋奄君之佞也。其言奄君蒲姑者。非也。或曰。史記云。遷其君蒲姑。蓋與大傳同。則蒲姑奄君名也。故左傳云。蒲姑氏。此序于衍文也。今據篇名曰。將蒲姑。蓋自奄而將蒲姑也。將行也。將行遷之。則將行其地也。左傳云。蒲姑。商奄。吾東土也。則蒲姑地名也。非君名也。古有以字爲氏者矣。無以名爲氏者也。蓋奄君因其地而稱蒲姑氏焉。于非衍文也。將行。詩既醉毛傳義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將蒲姑。亡。

成王歸自奄。在宗周。誥庶邦。作多方。

以經之事攷之。多方宜先也。多士宜後也。蓋多方當次於大誥後矣。此非其次也。辯詳本篇。

成王既黜殷命。滅淮夷。還歸在豐。作周官。還音旋

史記黜作紕。滅作襲。而義與序同。然史記次周官者。則於成王卽政後。而次之也。是其時周公攝政七年。反政成王也。失之矣。豈黜殷亦在成王卽政後乎。僞傳云。黜殷在周公東征時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。事相因。故連言之。非也。序連言之者。以其事之同時爾。詳多方篇。周禮之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。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。大傅。大保。茲惟三公。又云。成王周官。是攝政三年事。此其言殆聞之自鄭歟。蓋得諸成王周官亡篇之逸文也。大傳云。攝政三年踐奄。此成王征序。所謂東伐淮夷。遂踐奄也。非其事之同時者邪。書疏云。孔以周官次立政後。第八十八。鄭以爲在立

政前第八十六。又引鄭云。周官亡。

周公作立政。

立政之篇。稱周公曰者一。稱周公若曰者再。蓋史敘其辭。而非周公作之也。

成王既伐東夷。肅慎來賀。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。

以費誓攷之。淮夷徐戎皆東夷也。皆王命伐之也。肅慎。史記作息慎。釋文引馬本同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息慎。或謂之肅慎。是也。大戴禮云。海之外肅慎。言虞舜時之來服也。則其國古矣。昭九年左傳云。肅慎燕亳。吾北土也。周書王會篇云。北方稷慎。蓋肅慎也。國在東北。古以北方統稱焉。今盛京東北。吉林。黑龍江地也。來賀者。賄東伐而武功成。

也。魯語云。武王克商。邇道于九夷百蠻。使各以其方賄來貢。使無忘職業。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。其長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。以示後人。使永監焉。故銘其楛曰。肅慎氏之貢矢。以分大姬。配虞胡公而封諸陳。古者分同姓以珍玉。展親也。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。使無忘服也。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。繇是言之。肅慎氏其慕德之勤者乎。於武王來貢。於成王來賀。書而美之。其足風四海也大矣哉。或曰。魯語注云。方賄所居之方貨賄也。今肅慎來賀。則有方賄矣。王以賜榮伯而命之。是爲賄肅慎之命也。釋詁云。畀賜也。史記云。王賜榮伯。此從序也。蓋傳當作畀矣。釋文云。傳馬本作辨。儀禮士虞記注云。古文班或爲辨。周

官大宰注云。頒讀爲班布之班。蓋辨古班字。則班亦賜也。是不然矣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榮伯周同姓。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。馬據晉語稱周召畢榮者。明乎其同姓也。蓋與魯語言分異姓者不同。且如或說。其篇當曰肅慎賄之命矣。奚曰賄肅慎之命乎。或曰。釋詁云。俾使也。聘禮云。賄用束紡。聘禮記云。重賄反幣。蓋昭五年左傳所謂贈賄也。此肅慎來賀。殆於其歸也。而贈賄焉。故王使榮伯作是命。歟。書疏引鄭云。賄肅慎之命。亡。

周公在豐將沒。欲葬成周。公薨。成王葬于畢。告周公。作亳姑。呼

反恆

大傳云。周公攝政七年。致政成王。又云。周公致政。三年之

後。周公老于豐。蓋周公致政。留後于洛。三年之後。遂老于豐也。故鎬京。京師也。洛師。京師也。豐者。文王之廟在焉。皆京師也。猶詩公劉。稱京師之野也。漢書杜欽傳云。周公雖老。猶在京師。明不離成王。示不忘王室也。說文云。薨。公侯卒也。周公將沒。欲葬成周者。亦示不忘王室也。其不敢葬。舉可知也。畢者。文王之墓在焉。成王葬周公于畢。示天下周公之孝也。詳大誓金縢疏。黃氏度云。周公從葬。猶後世陪葬山陵也。書疏引鄭云。亳姑亡。僞傳云。周公徙奄君於亳姑。因告柩以葬畢之義。并及奄君已定。亳姑言所遷之功成。此傳亦意言之爾。夫將蒲姑序。蒲亦作薄。亭與薄通。然序同一篇。豈當自爲異文邪。如亳姑而并及者。豈當主



之以名篇邪。且將遷奄君。蓋謀於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後矣。今至周公既沒。則七八年之久也。彼亡國之君。豈當久而定之邪。

周公既沒。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。作君陳。

禮坊記有引君陳者焉。禮緇衣亦引之也。坊記鄭注云。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。今無以見其必然也。繇鄭言之。周公既沒。三年喪畢。然後君陳可正成周。則成周無正。不已久乎。且序何以不言喪畢乎。王都之官。當喪畢而就之也。蓋異於諸侯自君其國者矣。書疏引鄭云。君陳亡。則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。今僞古文君陳。則襲而爲之爾。禮王制郊特牲疏。周官載師疏。引鄭云。天子之國。五十里爲近

郊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。東郊。周之近郊也。半遠郊。是也。杜子春載師注云。五十里爲近郊。百里爲遠郊。蓋與司馬遷同。此鄭說所繇也。漢志。河南郡河南縣。蓋王城也。漢志。河南郡雒陽縣。蓋成周也。成周在王城之東也。雒與洛通。詳洛誥疏。詩雨無正箋云。正。長也。今言成周之正者。蓋王官之長也。以禮坊記緇衣所引君陳者推之。殆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。而告庶邦之臣也。今詳逸文。坊音防。長丁丈反。

成王將崩。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。作顧命。相去聲。

顧命之篇。大訓其大要也。而序不及焉。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。

康王既尸天子。遂誥諸侯。作康王之誥。

釋詁云。尸主也。伏生今文。康王之誥。合於顧命。共爲一篇。蓋史連其文。故也。夫史連其文。安得其序分之乎。史記云。作康誥。蓋從序而省文也。

康王命作冊畢。分居里成周郊。作畢命。

史記畢作畢公。蓋其本文也。今本脫文爾。漢志引畢命。豐刑者。蓋與此序相應焉。豐刑者。畢命策中之大要也。故畢命曰。王命作策。豐刑。冊與策通。漢志所引文。殆孔氏壁本之殘。而不能成篇者也。猶伏生壁本有九共。帝告之殘也。或曰。書亡篇之逸文。見於佗說者也。今詳逸文。釋詁云。刑。瀆也。蓋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矣。此分居里於成周之郊。殆以文王作豐爲瀆。亦多土言邑居之義也。書疏引鄭

云。今其逸篇。有冊命霍侯之事。不同與此序相應。非也。又鄭云。畢命亡。段氏云。亡。疑當作逸。惠氏云。逸書二十四篇。有罔命。罔當爲畢之誤也。蓋以絜古罔字也。此皆欲明鄭所謂今其逸篇者焉。而於義則有遺矣。史記云。穆王閱文武之道缺。乃命伯羿申誡大僕國之政。作羿命。此史遷據逸書言之。故較其本序尤詳也。說文云。周書曰。伯羿。蓋卽伯罔也。則罔命在逸書矣。豈其誤乎。蓋鄭之時。有所傳畢命逸篇。鄭謂今其逸篇。有冊命霍侯之事。則不同乎與此序相應者。故斥其非也。言非畢命逸篇也。其與此序相應者。若漢志所引畢命亡篇之逸文。明乎其是也。今僞古文畢命。則襲而爲之爾。

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。作君牙。

此周書也。今序乃別而稱之曰周。蔡氏謂序之無義。是也。下篇亦然。今僞古文君牙。則襲而爲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君牙亡。或曰。君陳。君牙。皆稱之曰君。猶君奭之例也。是大臣相告者也。今攷君奭云。我冲子。又數稱之曰我。皆我君也。蓋大臣相告者。宜然也。君陳之逸文云。爾有嘉謀嘉猷。入告爾君于內。其稱之曰爾君。豈大臣相告者乎。繇是推之。君牙之稱。亦無以見其必猶君奭也。

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。作冏命。

冏九永反。大音太。

冏。史記作辨。說文同。周官云。大僕下大夫二人。注云。僕侍御於君之名。大僕其長也。是也。蓋稱曰大僕。其爲長可知。

矣。今序又稱正焉。如曰。正長也。其於大僕。若綴旒然。論語云。政者正也。則正者所以爲政也。今言爲大僕政也。史記云。乃命伯羿申誡大僕國之政。是也。僞古文罔命云。今子命汝作大正。蓋以爲大僕長也。非序之本意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罔命逸。長丁丈反大正之大如字。蔡叔既沒。王命蔡仲踐諸侯位。作蔡仲之命。

王謂成王。蔡仲者蔡叔之子也。叔雖有罪。仲仍封蔡者。明不絕叔於蔡也。親親之道也。蔡國。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也。書疏云。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。第八十三。鄭以爲在費誓前。第九十六。辯詳費誓篇。今僞古文蔡仲之命。則襲而爲之爾。書疏引鄭云。蔡仲之命亡。

魯侯伯禽宅曲阜。徐夷並興。東郊不開。作費誓。

論語稱伯禽曰魯公。不名也。論語非史也。今序曰伯禽。序者以爲史。麤然也。經言淮夷徐戎。今序曰徐夷。不嫌於徐之夷乎。此於文未適也。書疏云。孔以費誓次文侯之命後。第九十九。鄭以爲在呂刑前。第九十七。辯詳本篇。

呂命穆王訓夏贖刑。作呂刑。

呂者。呂侯。卽甫侯也。經曰。惟呂命。此漢志所謂王命甫侯作刑也。序者以爲呂命穆王。失之矣。史記云。甫侯言於王。作修刑辟。蓋從序也。禮縑衣注云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。蓋言說命也。段氏以言此序。孫氏據之。而讀經曰。惟呂命王。皆失之矣。夫高宗之於說也。非學記所謂當其爲師則弗

臣者乎。言說命者。自師道言。不自臣道言也。今穆王之於呂也。雖咨度之。亦臣道也。非師道也。何繇言呂命穆王乎。且說命稱名。今呂命不稱名。非立文之體也。如讀經曰。惟呂命王。則下言率國百年者。孰享之乎。江氏云。呂侯受命於穆王。此於序病添文也。僞傳云。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。蓋讀序從呂命絕句焉。然經之始端曰。惟呂命。以起下文也。今讀序曰。呂命。非以起下文也。於文未適也。或曰。呂命者。命由呂出也。然序稱穆王之訓矣。則豈呂執國命邪。夏中夏也。訓夏者。經所謂以詰四方也。僞傳云。訓夏禹贖刑之禮。非也。經固不言此贖爲禹刑也。蔡氏謂夏承虞治。不聞變禮。周官亦無五刑之贖。其非古制明甚。是也。大傳云。



夏后不殺不刑。死罪罰一千餼。非也。皋陶謨云。天討有罪。五刑五用哉。禹固以皋陶之言爲可行者也。其何不刑之有。餼義詳本篇疏。

平王錫晉文侯。拒鬯圭。費。作文侯之命。

以書疏言鄭本者。攷之。則文侯之命。與秦誓相次也。辯詳秦誓篇。

秦穆公伐鄭。晉襄公帥師敗諸崤。還歸。作秦誓。帥音率。崤音殺。還音旋。

呂氏云。秦因杞子之聞。潛師襲鄭。書遷宜曰襲。不宜曰伐。是也。此序之失也。崤左傳作殺。史記言封殺尸後而作誓。蓋不從序也。然序言敗還而作者。則叶於經矣。此序之得也。辯詳本篇。自大誓而至秦誓。皆周書之序也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上終

門弟子校業於讀書堂